

二

我是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邛崃山的中段羌族地区，见到了对火的崇拜，人类原始的文明的遗存。无论哪一个民族远古的祖先都崇拜过给他们带来最初文明的火，它是神圣的。他坐在火塘前喝酒，进嘴之前，先要用手指沾了沾碗里的酒，对着炭火弹动手指，那炭火便噗哧作响，冒起蓝色的火苗。我也才觉得我是真实的。

“敬灶神爷呢，多亏的他，我们才有得吃喝，”他说。

跳动的火光映照着他削瘦的面颊，高高的鼻梁和颧骨。他说他是羌族人，底下耿达乡的人。我不便就问有关鬼神的事，只是说我来了解这山里的民歌。这山里还有没有跳歌庄的？他说他就会跳，早先是围着火塘，男男女女，一跳通宵达旦，后来取缔了。

“为什么？”我明知故问，这又是不真实之处。

“不是文化革命吗？说是歌词不健康，后来就改唱语录歌。”

“后来呢？”我故意还问，这已经成为一种积习。

“后来就没人唱了。现今又开始跳起来，不过，现今的年轻人会的不多，我还教过他们。”

我请他做个示范，他毫不迟疑，立刻站起来，前一脚后一脚踏着步子唱了起来。他声音低沉而浑厚，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我确信他是羌族人，可这里管户口的民警就怀疑，认为申报为藏族或羌族的都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好多生孩子。

他唱了一段又一段。他说他是个好玩的人，这我也信。他解脱了乡长的职务，重又像一个山里人，一个山里好热闹的老头子，可惜过了风流的年纪。

他还能念好多咒语，是猎人进山时使的法术，叫黑山法，或是叫邪术。他并不回避，他确信这种咒语能把野兽赶进设下的陷阱，或是让它踏上安的套子。这使邪术的又不光是人对野兽，人与人之间也用来报复。如果被人使用了黑山法，就注定在山里走不出来。这就像我小时候听说过的鬼打墙，人在山里走夜路，走着走着，眼面前会出现一道墙，一座峭壁，或是一条深深的河，怎么也走不过去。破不了这法，脚就是迈不出这一步，就不断走回头路。于是，到天亮才发现不过在原地转圈。这还算好的，更糟的还能把人引向绝境，那就是死亡。

他吟着一串又一串咒语，不像他唱歌时那样悠缓从容，都喃喃呐呐，十分急促。我无法完全听懂，却感受到了这语言的魅力，这种魔怪森然的气息就弥漫在被烟子得乌黑的屋子里。火舌黏着炖羊肉的铁锅，将他那双眼睛映得一闪一闪，这都是真真切切。

你找寻去灵山的路的同时，我正沿长沙漫游，就找寻这种真实。我刚经历了一场事变，还被医生误诊为肺癌，死神同我开了个玩笑，我终于从他打的这堵墙里走出来了，暗自庆幸。生命之于我重又变得这样新鲜。我早该离开上被污染了的环境，回到自然中来，找寻这种实实在在的生活。

在我那个环境里，人总教导我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文学又必须忠于生活，忠于生活的真实。而我的错误恰恰在于我脱离了生活，因而便违背了生活的真实，而生活的真实则不等于生活的表象，这生活的真实或者说生活的本质本应该是这样而非那样，而我所以违背了生活

的真实就因为我只罗列了生活中一系列的现象，当然不可能正确反映生活，结果只能走上歪曲现实的歧途。

我不知道我此刻是否走上了正道，好歹总算躲开了那热闹的文坛，也从我那间总烟雾腾腾的房间里逃出来了，那屋子里堆满的书籍也压得我难以喘气。它们都在讲述各种各样的真实，从历史的真实到做人的真实，我实在不知道这许多真实有什么用处。可我竟然被这些真实纠缠住，在它们的罗网里挣扎，活像只落进蛛网里的虫子。幸亏是那误诊了我的大夫救了我的命。他倒是挺坦诚，让我自己对比着看我先后拍的那两张全胸片，左肺第二肋间一块模糊的阴影蔓延到了气管壁。即使把左肺叶全部摘除也无济于事，这结论不言自明。我父亲便死于肺癌，从发现到去世只三个月，也是他诊断的，我相信他的医术，他相信科学。我在两个不同的医院拍的两张胸片都一模一样，不可能是技术上的差错。他又开了一张作断层照相的单子，登记预约的日期在半个月之后。我没什么可着急的，无非再确定一下这肿瘤的体积。我父亲去世前都做过，我怕与不怕都步他的后尘，并不是什么新事的事。而我竟然从死神的指缝里溜出来了，不能不说是幸运。我相信科学，也相信命运。

我见过一位人类学家三十年代在羌族地区收集到的一段四寸多长的木头，刻画成一个用双手倒立着的人形，头上有墨迹点出的五官，身躯上写着两个字“长命”，叫做“倒立梧桐”，很有点恶作剧的味道。我问这位退休乡长，现在还没有这种保护神，他说这叫做“老根”。这木偶得同新生儿共生死，人死后，也同尸体一起送出家门，死人埋葬了，它便搁在山野里，让灵魂也回归自然。我问他能不能替我找到一件，我好带在身上。他笑了笑，说这是猎人上山揣在怀里辟邪的，对我这样的人没用。

“能不能找到一位懂得这种邪术的老猎人，跟他一起去打猎？”我又问。

“那石老爷最有本事了，”他想了想，说。

“能找到他吗？”我立刻问。

“他在石老爷屋。”

“这石老爷屋在哪里？”

“从这里再往上去二十里到银厂沟，从沟里进到山涧的尽头，就有个石屋。”

“这是个地名，还就是他石老爷的屋？”

他说是个地名，也真有一间石屋，石老爷就住在里面。

“你能带我去找他吗？”我追问。

“已经死啦。他躺在铺上，就睡死过去了。太老了，他活到九十好几，也有说一百好几十，总归，没有人说得清他的岁数。”

“那他后人还在吗？”我少不得又问。

“我老爷一辈，我刚记事，他就这样一个人过。”

“也没有老伴？”

“他就一个人住在银厂沟里，从山沟里进去，高处独家独户，一个人，一间屋。噢，屋里墙上还挂着他那杆枪。”

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

他说这是一个好猎手，一个法术很高的猎手，现今是找不到这样的猎手了。人都知道他屋里还挂着他那杆枪，百发百中，就是没有人敢去取。

“为什么？”我更不明白了。

“进银厂沟的路断了。”

“再也进不去了？”

“进不去啦。早先有人在那里开过银矿，成都来的一家字号，雇了一批工开矿。后来银厂遭抢，人也跟着散了伙。开矿时修的进沟里的栈道垮的垮了，没垮的也朽了。”

“那是哪年的事？”

“我老爷还在世，有头五十年了吧。”

可不，他都已经退休，也成了历史，真实的历史。

“就再没有人进去过？”我越发想打听个究竟。

“说不准，总归不好进去。”

“那屋也朽了？”

“石头搭的那能朽了。”

“我说那房梁。”

“噢，那倒是。”

他不想领我进去，不想介绍个猎人才这样唬弄我，我想。

“那怎么知道枪还挂在墙上？”我还要问。

“都这么说，总有人见到。都说这石老爷也真怪，尸首都烂，也没有野物敢碰它，直挺挺躺在铺上，干瘦干瘦的，墙上就挂的他那杆他。”

“这不可能，山里水气这样重，尸体不可能不腐烂，枪都该锈成一堆铁锈了，”我反驳道。

“不晓得，好多年了，人都这样讲，”他不以为然，照样讲他的。火光在他眼睛里跳动，透出一层狡猾，我以为。

“你不是没见吗？”我仍然不放过。

“有人见过的讲，他就像睡着了一样，干瘦干瘦的，头前墙上就挂着的他那杆枪，”他继续说，不动声色。“他会邪术，不要说没有人敢去偷他那杆枪，野物都不敢沾边。”

这猎手已经被神化了。历史同传说混为一谈，一篇民间故事就这样诞生的。真实只存在于经验之中，而且得是自身的经验，然而，那怕是自身的经验，一经转述，依然成了故事。真实是无法论证的，也毋须去论证，让所谓生活的真实的辩士去辨认就得了，要紧的是生活。真实的只是我坐在这火塘边上，在这被油烟熏得乌黑的屋子里，看到的他眼睛里跳动的火花，真实的只是我自己，真实的只是这瞬间的感受，你无法向他人转述。那门外云雾笼罩下，青山隐约，什么地方那湍急的溪流哗哗水声在你心里作响，这就够了。